

## 红色电影的思政教育功能探讨

■文/李雅雄

红色电影是记录我国革命、建设及改革历程的重要艺术载体,也是新时代思政教育中极具时代生命力的传播媒介。红色电影通过视听交融的画面叙述,将宏大的精神实质转化为能感知、能共鸣的情节内容,让思政教育跳出单向传授的局限。本文聚焦理想信念、道德品质、爱国情怀以及历史观念这四个关键思政育人视角,探析红色电影所蕴含的思政教育价值与功能,以期为新时代思政教育提质增效提供借鉴。

### 一、理想信念教育功能

红色电影以带有温度的镜头叙事,将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转化为能够引发观众情感共鸣、价值认同的精神支撑,从而弥补传统思政教育中枯燥理论与个人情感间的缺口。优秀的红色电影作品不会进行死板生硬的道理说教,而是将人物的成长过程及其关键选择当作叙事工具,将理想信念的巨大能量放进具体的人生抉择和时代浪潮中,使观众在沉浸式的观影体验中完成从被动听讲到主动认可的深度转化。在电影《横空出世》中,科研人员和解放军战士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为了造出新中国自己的原子弹,隐姓埋名、扎根荒漠,用一辈子的坚持去实现科技报国、振兴中华的伟大梦想。电影叙事没有刻意美化一众科研人物的高大形象,只是通过戈壁的风沙、简陋的算盘工具、昼夜不熄的灯火描画出理想信念最本真的样貌,让它不再是悲壮的口号,而是能让人跨越困境、奔向使命的擎天火苗。红色电影以人物命运做支撑点进行叙事,让观众理解了理想信念是如何在个体身上落地生根,进而主动思考自己的理想追求和时代责任,使理想信念教育真正入脑入心。

### 二、道德品质教育功能

红色电影能够将革命先辈和时代

模范的日常言行当成生动教材,将传统美德、革命精神和核心价值观都融入电影情节叙事中,并为观众树立起能参照学习和模仿践行的道德标杆,在潜移默化中涵养个人品德,提升精神境界。红色电影作品通过角色面对难关时的坚持、在利益面前的选择,以及在集体和个人之间的衡量,将抽象的道德准则转为具体的、有感情行为,让观众在与人物的共情中完成道德认知的深化。在《焦裕禄》里,主人公孔根兰考,在风沙肆虐、盐碱遍地的艰苦环境中,始终把百姓疾苦放在首位,拖着病体扎根一线、拒绝特殊待遇。以一个个贴近生活的细节勾勒出主人公无私奉献、一心为民的道德底色,并以真实人物的道德抉择为叙事核心,让高尚品德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空洞标准,而是普通人也能践行的行为规范,促使观众和人物产生共鸣,同时自发地去反思和调整自己的道德表现。

### 三、爱国主义教育功能

部分红色电影以民族独立、国家发展的壮阔历程为叙事主线,将个体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深度绑定,从而唤醒观众深埋心底的民族自豪感与国家认同感,筑牢爱国主义的精神根基。如《天津湖》以抗美援朝战争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志愿军战士在极冷环境里守卫阵地、保卫家园,电影将战士的英勇付出同国家安全、民族尊严紧密连接在一起,使观众能直观体会到“家国”这二字沉甸的分量。《我和我的祖国》则选取开国大典、女排夺冠、香港回归等七个重要历史时刻,从普通百姓、科研工作者、升旗手等不同角色视角切入,用细微叙事描绘大时代。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策略能让观众被人物的家国情怀所打动,这种由内而外产生的爱国情怀有着极强的生命力。红色电影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极具感染力的鲜活载体,让思政教育在培育家国情怀的过程中更

具生动性与实效性。

### 四、历史观念教育功能

红色电影往往以严谨与温度兼具的艺术表达,以历史事件为切入点、以艺术手段还原历史发生的时代背景与内在逻辑,让观众借助电影情节理解历史走向的必然性,最终建立起对历史事件的全面认知,进而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思潮。如电影《八佰》以淞沪会战末期四行仓库保卫战为叙事核心,通过普通士兵在绝境中的坚守与成长,还原了那段山河破碎的悲壮历史,让观众真切感悟抗日战争时期普通民众与革命军人的觉醒历程与抗争精神。在新时期脱贫攻坚的壮阔征程中,《秦岭花开》《山路十八弯》《落地生根》等影片依托细致的人物群像刻画,还原脱贫攻坚的历史画面,从村民的犹豫观望到后来主动加入,从技术匮乏到培育特色产业,基层干部与群众一起流汗奋斗的场景区,让观众深刻体悟精准扶贫政策所传递的民生温度,深刻理解乡村振兴战略蕴含的国家发展逻辑与时代使命。红色电影这种基于真实历史的艺术呈现形式,打破了以往历史教育中容易出现的零散、标签化问题,让观众得以跳出片面的历史认知,把握历史发展的完整脉络,进而树立起正确的唯物史观。

作为艺术价值和教育价值兼具的文艺媒介,红色电影所蕴含的思政教育功能始终都在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其以艺术的独特力量冲破了传统思政教育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以及形式上的阻隔,为理想信念、道德素养、爱国情怀及历史观念的养成提供了具有生动性和感召力的实现路径。在新时代环境下,应持续深入挖掘红色电影的思政教育意义,不断创新其传播与应用方式,为新时代思政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

(作者单位:湖南工学院)

## 智能技术赋能电影解说短视频的逻辑理路

■文/魏萌

电影解说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内容创作形式,通过拆分或编创一部电影并附加解说,凭借剧情概要、精彩复现、幽默评论以及思想高度,满足了当代受众移动化、碎片化、多元化的观影内容需求,由此成为短视频领域的热门内容。事实上,电影解说短视频的演化及发展与媒介技术紧密相关,媒介技术的升级重构了电影解说短视频的创作生态和传播生态。

媒介技术升级过程中,电影解说短视频由一个单纯的电影推广营销的媒介工具转变为推动电影发展的重要元素,同时也从最初简单的剧情梳理转变为一种综合性的视听艺术创作。从国外的 ChatGPT、Sora、Gemini 到国内的外包、通义千问、Seedance 2.0 等,这些 AIGC 应用推动文本内容与视频画面高度适配,电影解说短视频进入新一轮的变革。现阶段,电影解说短视频主要分为电影剧情解读、电影剧评分析两大类,这两大类中又包含真人出镜讲述和同期声伴随两种模式。在电影解说短视频急剧扩张的背景下,智能技术的应用或将打破其发展局限,为其开辟出新的生存空间。

### 重构生产要素

智能技术从工具层面转向生产要素,重构了电影解说短视频的生产模式。电影解说随着电影发展而衍生出的一种艺术形态,早在默片时代就出现了专门的电影解说员。在传统媒体时代,涌现出多部以电影解说为核心的节目,包括《第10放映室》《老梁看电影》《V影天下》等。之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微信公众平台、百家号、企鹅号等自媒体平台开始出现大量电影解说短视频。直至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的崛起,电影行业开始入局短视频赛道,带动电影解说短视频的快速发展。

进入智媒体时代,以 AIGC、语音合成、智能剪辑为代表的先进技术渗透到电影解说短视频的生产模式,既表现出创作流程的全方位变革,更体现出创作效率的直接提升。具体而言,创作主体获得充分解放,普通人可以借助智能技术成为电影解说短视频的潜在创作者。创作流程不再遵循传统的线性生产模式,智能技术既可以拆分每一个环节也可以整合多个环节。而最终的短视频形态也获得新的助力,打破现实和虚拟的界限,以短视频为媒介拉近人与电影的关系。

### 人机协同创作

电影解说短视频作为一种典型的二次创作作品,其生产过程必须基于对原作品的审阅以及素材提取。创作者需要完成观看原作品、构思解说方向、撰写解说文本、匹配电影画面并进行剪辑等一系列工作,这导致制作周期长、生产效率低。智能技术的出现与应用,将电影解说短视频的创作从过去的人工流程转变为人机协同。

首先,文本阶段。ChatGPT、文心一言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通过对大量电影数据的收集、学习和运算,能够批量生成电影解说短视频文本内容,甚至在创作者不了解原电影的情况下,也能够获得完整的电影情节解说文本,极大地减少了电影解说短视频文本创作时间。其次,视觉阶段。在成熟的剪辑模板、剪辑技术的辅助下,创作者能够高效完成电影片段截取、文本与画面匹配、特效添加等工作,在降低剪辑门槛的同时,显著提升了资源利用率和剪辑效率。此外,听觉阶段。AI 配音能够将文本快速转换为自然流畅的语音,AI 配乐能够自动匹配出贴合文本与画面的音乐。例如,快手的“快影”、抖音的“剪映”等软件的 AI 配音库都越来越丰富。

### 多元内容生态

当前,电影解说短视频的作品数量呈“井喷式”增长。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小红书等各大平台中,以电影解说为主要内容的账号不在少数,仅抖音平台的“#电影解说”话题量就突破了 3565 亿次。但与此同时,电影解说短视频内容同质化、模板化、套路化等现象越来越突出,大部分为“X 分钟带你看完 XX 电影”“小美、小帅式主人公的解说”,使得电影解说短视频的内容张力与影响力不断下降,严重破坏了电影原生态。

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够改善电影解说短视频的创作现状,形成多元化的内容生态。首先,智能技术能够创新短视频叙事。借助智能算法,电影解说短视频可按照既定要求拆分为多个解说文本,进而提供更多解说角度和解说形式,打破叙事垄断。其次,智能技术可以优化短视频形态。目前,电影解说短视频已经突破图文配音的形式,影视解说成主流。而在智能技术推动下,全部由 AI 驱动的画面和解说正在成为新的风口,为电影解说

短视频提供更多可能性。总之,智能技术将电影解说短视频转化为多维创作模式,打开内容风格的新图景。

### 个性分配机制

互联网时代的信息过于庞杂,国内电影市场规模迅速扩张,国外电影的大量引进使得徜徉在“电影海洋”的大众不知该如何抉择。电影解说短视频的出现为大众提供了电影信息选择通道,各大平台在算法推荐、大数据技术的辅助下也实现了个性化推荐。但当前,电影解说短视频个性化推荐依旧是主流、大方向的多对多匹配。智能化技术应用能够推动电影解说短视频实现超个性化的内容匹配。一是从生产端出发,基于短视频用户观影习惯、社交行为挖掘用户隐性偏好,生成兼顾大众和小众的电影解说短视频;二是从分发端出发,结合智能化推荐系统进一步实现作品细分,实现电影解说短视频“千人千面”,从而真正满足不同受众群体的个性化需求。

### 革新商业模式

尽管电影解说短视频已经成为各大平台的支柱内容之一,但这一领域的市场也逐渐趋于饱和,难以维持稳定的变现模式。多数“中部”和“尾部”电影解说短视频创作者仅能依靠浏览量从平台中获得利益分成,而这一赛道竞争压力大、利润分成低;少数“头部”电影解说短视频创作者可以借助广告、课程教学等模式增加收益,但“硬广”的插入严重影响了受众的观看体验,而且课程教学的客单率和效益也不容乐观。

智能技术的应用可以进一步挖掘电影解说短视频的商业潜能,实现商业模式的有效融合。首先是智能植入。AI 算法等智能技术可以融合内容、广告以及受众三方之间的数据,实现广告内容与电影解说短视频之间的高度契合,在提升广告转化率的同时,有效避免受众体验干扰。其次是生态开放。通过开放电影解说短视频的智能接口,尝试与社交互动、电商平台进行资源共享和商业合作,以拓宽电影解说短视频的盈利渠道。

总之,智能技术赋能电影解说短视频是一种系统性变革,涉及生产要素、生产关系和生产生态。未来,电影解说短视频还需要深入探索技术赋能的边界与伦理,寻求在效率与质量、创新与规范中的平衡。

(作者系长江职业学院数据信息学院教授)

## 从银幕到课堂： 中国电影音乐中的古诗词艺术歌曲元素 与高校声乐教育创新

■文/彭莎莎

中国电影音乐中的古诗词艺术歌曲元素,兼具影视叙事的感染力、古诗词的文化底蕴与音乐艺术的审美价值,是连接传统与现代、银幕与课堂的重要载体。将其融入高校声乐教育,既能破解传统声乐教学中文化内涵缺失、教学形式单一等难题,又能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音乐教育创新发展。

### 重构课程体系， 搭建深度融合的教学框架

课程是教学活动的基本单元,在引入中国电影音乐中古诗词艺术歌曲元素的过程中,要打破古诗词艺术歌曲与声乐教学之间的壁垒,强化声乐教学内容指引,以确保最大化彰显古诗词艺术歌曲元素的教育价值。一方面,开设诸如《电影中的古诗词艺术歌曲鉴赏与演唱》等电影音乐鉴赏课程,是一套系统介绍电影音乐的发展历程,分析如 20 世纪 40 年代《马路天使》中的传统诗词配乐、世纪之交《卧虎藏龙》中民乐与西方管弦乐融合的古诗词旋律、新世纪《大鱼海棠》中民族乐器与现代音乐结合的古诗词歌曲演奏等,让学生从中把握艺术发展规律;二是以经典作品为案例,如分析《英雄》中古诗词配乐的和声设计、《枫桥夜泊》的旋律韵律与诗词平仄的契合点,讲解影视化改编中的声乐技巧运用。另一方面,在现有音乐课程中,融入电影古诗词艺术歌曲元素。在乐理、声乐等课程教学中,引入合适的电影音乐作品作为案例素材,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中增强学生对古诗词艺术歌曲的理解,如在声乐基础课中,以电影片段为教学情境,开展《水调歌头》等歌曲的发声训练与情感表达练习;在乐理、和声课程中,分析《卧虎藏龙》中译盾创作的古诗词配乐,讲解传统五声音阶与西方交响乐的融合技巧。

### 创新教学方法， 打造多维沉浸式教学模式

依托电影音乐的情境优势与古诗词词的文化特质,创新教学方法。一是

采用“情境沉浸+角色扮演”教学法。

利用多媒体技术播放相关电影片段,如讲授《渔舟唱晚》时,同步展示电影中渔村劳作的影像与配乐,让学生在视觉与听觉的双重刺激中感受歌曲意境;组织学生扮演诗人、歌者等角色,结合电影剧情演绎《离骚》等歌曲,在角色扮演中深化对诗词情感与声乐表达的理解。二是推行“项目式学习+跨学科协作”教学法。组织“电影古诗词艺术歌曲改编创作”“经典影视片段古诗词配乐演唱”等教学项目,将学生分为文学解读组、音乐改编组、声乐演唱组、影视剪辑组,分工完成诗词解析、旋律改编等任务,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与综合应用能力。同时,加强跨学科融合,文学教师解读古诗词内涵;历史教师讲解时代背景;影视教师指导情境表达;音乐教师传授声乐技巧,形成多维联动的教学格局。借助数字化工具,引入音频视频编辑软件,让学生对电影片段进行古诗词歌曲配唱与改编,提升其实践创新能力。

### 整合教学资源， 构建立体多元资源体系

丰富的教学资源是融合教学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整合电影音乐、古诗词艺术歌曲及现代教育技术资源,构建立体多元的资源库与平台。一是建立与电影古诗词艺术歌曲相关的专项资源库。收集不同时期含有古诗词元素的电影音乐作品,按古诗词题材、音乐风格等进行分类归档,特别收录作曲家对古诗词的影视化改编思路、歌唱家的演唱心得等珍贵资料,为教学提供全面支撑。同时,邀请电影作曲家、古诗词专家、声乐教师联合开发特色校本教材,精选经典作品纳入作品解析、教学案例等,配套制作多媒体课件,通过图片、音频、视频等形式直观展示作品特点。二是搭建数字化教学平台。依托“互联网+教育”模式,建设集在线课程、资源共享、互动交流、成果展示于一体的数字化平台,录制《电影古诗词歌曲演唱技巧》《古诗词的影视化音乐表达》等系列慕课课程,

### 情绪镜像：

## 交互式电影叙事中的交互符号探究

■文/杨佳鑫

在事件结果揭示之后。相比之下,交互式电影叙事引入了与观众的互动选择机制,观众需要在情节尚未完全展开时提前作出选择,从而将情绪生成的时间节点前移至结果发生之前。也就是说,观众在尚未看到后果时,就已因为必须决策而进入情绪状态。这种前置性的情绪机制,使交互式电影中的情绪体验更具有悬念感和行动性,也使参与本身成为情绪生成的重要来源。

### 交互界面的情绪唤起

交互界面是最典型的交互符号形式。在交互式电影中,供观众选择的选项往往以界面文字、图像提示或选项分支的方式呈现。表面上看,这些界面只是技术性装置,用于让观众作出选择,但从叙事功能来看,它们实际上承担着重要的情绪组织作用。选项的措辞方式、呈现时长、排列顺序和视觉样式都会影响观众的情绪感知。特别是在有限制时间的选项中,倒计时本身就会给观众制造强烈的紧迫感,使观众在尚未充分思考的情况下被迫作出判断,从而引发观众焦虑、犹豫甚至事后懊悔的情绪。也就是说,交互界面并不是中性的交互工具,而是一种能够主动制造观众情绪压力和心理悬念的叙事符号。

### 交互节点的情绪转化

交互节点的设置方式直接决定受众的情绪卷入深度。并非所有选项都会引发同等程度的情绪体验,那些与角色命运、角色立场、关系维系和故事关键转折相关的节点,通常更容易形成观众强烈的情绪参与。因为在这些节点上,观众不仅是在“选一个情节”,而是在“承担一种结果”的责任。例如,当交互式电影要求观众在两个角色之间做出取舍,或者在道德正确与现实生存之间进行抉择时,观众所经历的情绪就不再只是好奇或期待,而是会涉及责任、负疚、认同、抗拒等更复杂的心理状态。此时,交互符号所承载的不是表层信息,而是一种将观

并鼓励师生上传原创改编作品、教学心得等,以丰富平台内容。同时,建设虚拟仿真教学实验室,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还原经典电影场景,如《小城之春》的江南庭院、《卧虎藏龙》的武侠江湖,让学生在沉浸式环境中进行声乐排练与演绎。

### 完善实践平台， 创建产学研用融合机制

声乐艺术高度的实践性特质,决定了必须搭建多元化实践育人平台,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深化专业认知、锤炼演唱技能,最终实现从课堂理论学习到舞台成果输出的完整育人闭环。一方面,开展校内特色实践活动。定期举办“电影古诗词艺术歌曲专场音乐会”,鼓励学生演绎经典作品或展示原创改编成果;举办“影视片段配唱大赛”,要求学生为指定电影片段配唱古诗词歌曲,综合考查学生的声乐技巧情感表达与影视适配度;设立“文化角”,定期开展作品赏析会、创作研讨会,邀请专业歌唱家、电影配乐师与学生面对面交流。加强跨专业实践合作,鼓励影视专业、舞蹈专业、戏剧专业学生积极开展跨界创作,将古诗词艺术歌曲与影视拍摄、舞蹈编排、戏剧表演相结合,打造如《水调歌头》歌舞剧、《春江花月夜》影视短片配唱等的综合性艺术作品,拓宽艺术表达维度。另一方面,拓展校外实践与成果转化渠道。与影视制作公司、地方文旅部门、中小学建立合作关系,组织学生参与影视配乐实习、传统文化进校园演出、文旅节庆活动展演等,将课堂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级各类音乐赛事,特设古诗词艺术歌曲与影视音乐专项赛道,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创;支持学生将优秀原创作品与演唱成果上传至短视频平台、音乐流媒体等新媒体渠道,拓宽作品传播路径与社会影响力,持续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与专业成就感。

(作者系重庆对外经贸学院音乐舞蹈学院讲师)

众卷入伦理判断与情感压力之中的行动结构。

### 交互机制的情绪反馈

反馈机制是交互符号得以持续作用的重要环节。交互式电影中的选择通常不会停留在界面层面,而会通过后续剧情变化、角色态度变化、场景转折或结局差异等形式对观众作出反馈。这种反馈既是叙事结果,也是对观众情绪状态的再次塑造。当观众发现自己的选择给电影中的角色带来了意料之外的伤害、误解,导致角色失败或死亡时,往往会产生后悔、内疚和反思等情绪;反之,当观众选择得到电影角色给予积极反馈时,则可能带来释然、满足或自我确认。由此可见,交互符号的作用并不止于触发选择,而是通过叠加“条件—触发—发展—循环”的连续过程,使观众在叙事中形成循环性的情绪参与。

交互符号之所以能够成为驱动情绪体验的重要机制,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改变了观众与叙事之间的关系结构。传统电影中的观众主要通过观看和理解建立情绪联系,观众的情绪大多来源于第三视角的旁观者对角色处境的认知与共情。在交互式电影中,观众则通过具体行动介入情节叙事。在这一关系中,观众的情绪不再只是对他人命运的旁观式反应,而逐渐成为对自身选择的体验性回应。观众产生紧张感,不仅因为角色处于危险之中,更因为自己必须决定角色的命运;观众产生内疚情绪,不仅因为悲剧结局的出现,更因为悲剧结局与自己的选择有关。交互符号将情绪体验从“观看中的感受”转化为“参与中的承担”,使交互式电影形成一种以参与为核心,更具沉浸性、过程性和责任感的叙事情绪结构。

(作者系湖北医药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本文系 2025 年湖北医药学院人才启动金项目(人文社科)“具身认知视域下互动电影叙事的情感机制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